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八回 大顛僧承恩求解 唐祖師傳咒收心

詩曰： 霧霧雲雲煙復煙，誰知頭上有青天，
忽然一陣香風送，畢照須眉日月前。

又曰：

尺繩入鼻好牽牛，曳得繫來是釣鉤。

度世有仁仁有術，金剛見佛自低頭。

話說唐憲宗皇帝同滿朝文武，親看見唐三藏與孫悟空現出佛身，親吩咐求解，想後再再騰空而去，不勝驚喜，始悔從前好佛之誤，就打點要出榜招求真解之人。

卻說生有法師被打，正驚懼昏聩，忽侍者報：「唐三藏已駕雲去了。」方回轉來，自覺沒趣，只得定定神又入朝奏道：「遣人求解，自是善緣；然奉旨講經，實非邪道。臣廡中洪福寺講壇既已親承佛旨，不敢開講矣。但天下及長安城中各寺，奉旨已久，又正值講時，恐停止不及。乞聖恩令其遵旨講完，講完後再行停止。庶不致違悖聖旨。」憲宗道：「既停止不及，聽其講完可也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各寺講師都紛紛入朝啟奏道：「眾僧正遵旨登壇講經，忽半空中降下一個火眼金睛尖嘴縮腮的神聖，手持一張金字封皮，在經文上一晃道：『奉佛旨封經。』說罷就不見了。臣等再展經時，那經文就象粘成一片的，再揭不開，不知是何緣故？特來請旨定奪。」寺寺皆是如此說。憲宗聽了滿心歡喜道：「佛法有靈如此，敢不信心求解！」因召生有法師上殿道：「昔年太宗皇帝求經，虧得陳玄奘佛師應詔，太宗感激，賜為御弟。今朕欲求真解，必得親信之人，方可代行。朕之親信無如法師，法師若不辭辛苦代朕一行，朕亦與法師結為兄弟。不識法師意下何如？」生有聽了，驚得滿身汗如雨下，戰兢兢半晌方答道：「臣蒙聖恩，安敢辭勞？但念臣生於長安，長於長安，從未曾出長安一步，外面徑路全然不識，如何歷得千山萬水？」憲宗笑道：「法師既不識路，何以指迷？」生有答道：「人各有能有不能，臣雖不能遠求真解，若是佛前焚修，祈保聖壽無疆，則臣不敢多讓。」憲宗笑道：「法師若能祈禱，又勝似求解多矣。」因問丹墀下眾僧道：「生有法師已失朕之望矣，不知汝眾僧中有能出類拔萃不辭辛苦以成朕志者否？」眾僧聽了，就似泥塑木雕，無一人敢答應，憲宗默然不悅。生有只得又奏道：「求解遠赴靈山，臣僧尚不能應詔，眾僧安能承命？臣保舉一人，定然去得。」憲宗道：「法師保舉何人？」生有答道：「就是前日請正佛法，今奉命糾察講經的大顛和尚。」憲宗道：「法師如何知他去得？」生有道：「他表上原說，若要講解，必求智慧之人。今日著他求解，正是他的本念。況他是潮州僧人，既可從潮州到此，便可由此前往靈山。臣僧所以保他去得。」憲宗聽著沉吟道：「此僧或者去得也未可知。但朕曾查考舊事，聞得這裡到靈山有□萬八千里程途，且一路妖魔甚多，生死相關，若不□分忠愛於朕，豈肯受此跋涉？就是朕以威勢強之而去，他到半路，心生退悔，又安能成功？這大顛和尚自潮州遠遶而來，到此上表，請正佛法，其志可嘉；又因法師苦請講經，令他守候許久，竟未降旨；昨雖有糾講之命，今又無講可糾。皇恩毫未沾被，忽命他歷此艱險之途，恐非人情之願。莫若還是出榜招求。他果有志，自慨然請行；他若無心，強之何益？」生有不敢再言，只得率領眾僧退出。正是：

從來木朽蠹方生，讒佞何曾亂聖明，

若要西天求佛法，先須中國順人情。

一言搶白羞於撻，滿臉通紅罪似黥，

靜夜問心無愧怍，不愀不深有餘榮。

憲宗退朝，即命大臣議出榜文，招求真解之人，不數日，天下各寺紛紛奏報封經之事，都說有個火眼金睛神道降壇。憲宗聞知，愈加敬信，連旨催出榜文，掛於皇城之外。那榜文寫得明白，道：

為招訪高僧西游求解事：蓋聞，佛法既今古常明，高僧自後先遞出。昔我太宗皇帝垂慈，遠取真經，雖已流傳，昨蒙陳玄奘法師顯示，我佛真解尚存靈鷲，未及頒來。朕思真經必須真解方宜宣揚；朕雖涼薄，安敢墮棄前功。今發大願，訪求高僧如玄奘法師者，遠上靈山祈求真解東來，以完勝事；倘有志行尊者，慨然願行，朕當如玄奘法師故事，賜為御弟。竭誠恭奉，決不食言。須至榜者。

元和□五年正月 日榜

這邊張掛榜文不題。

卻說大顛自奉了糾聽講經之旨，生有法師便要請他同登臺上。他道：「旨意是各寺任意糾聽。」不肯定在一處上臺，只雜在眾人中竊聽。這日，正在洪福寺默察生有動，因見唐、孫二佛師顯靈封經，要訪人求解，就打算上疏請行。今見榜文掛出，因走到榜下對守榜太監說道：「西天求解，貧僧願奉聖命西往，伏乞列位老公公奏聞皇上。」眾太監看見，盡皆歡喜，忙扯住問道：「老師大號？」大顛說道：「貧僧即奉聖旨糾察講經的大顛。」眾太監聽了，忙入宮奏知。憲宗大喜道：「畢竟還是這和尚，信乎根器自有真也。」即命召入。大顛承命，趨拜金階。拜畢，憲宗召入殿上賜坐，因先開口問道：「前日法師請正佛法一表，朕□分感悟，即欲降旨從事，不意又為左右眾僧所惑，苦請講經。朕故敕法師糾察，待有所失然後罪之，彼無說也。今幸我佛有靈，感得陳玄奘法師臨壇顯示，親說求解因緣，然後知法師前表之深明佛法也。正欲起創叢林，供奉法師，以張正教，且得時聆微妙之法；不意西天求解之役，法師又慨然請行，足見至人真修，與俗習外緣相去天淵也。」大顛奏道：「佛門弟子理合奉行佛教，前之請正，今之請行，原非二事。」憲宗道：「法師心是佛，固不辭勞，但萬水千山只身而往，其中不無險阻，法師亦何所恃而不恐？」大顛道：「佛法無邊，因緣自在。貧僧一無所恃，就是貧僧的所恃了。」憲宗連連點頭道：「法師妙論已空一切，定不負朕之期望。」遂命賜齋。齋罷，憲宗又說道：「朕榜文有言，倘有尊宿肯行，朕願照玄奘法師故事，賜為御弟。今法師慨然願行，朕當擇日於佛前定盟。」大顛奏道：「此雖聖恩，然天尊地卑，君臣大倫，臣僧安可亂也！若亂大倫，是先犯佛門貪妄之戒，何敢遠見世尊？望陛下榮臣僧以義，不當寵臣僧以罪。」憲宗聽了，嘆息不已道：「真佛種，真佛種！倒是朕失言也！但何以為情？」因命近臣敕洪福寺闍寺僧人速具香花燈燭，幢幡寶蓋，奉迎顛大師歸寺暫住，以待擇日啟行。大顛忙奏道：「佛門以清淨為宗，臣僧正欲以清淨之旨正己正人；若喧闐迎送，移入大寺，便墮落邪魔，則求真解無路矣！」憲宗大悅道：「朕從前好佛之誤，聞法師高論，已悔八九矣！但法師既不欲移住大寺。今卻歸於何處？」大顛道：「巨僧原住半偈庵。」憲宗因問近侍道：「半偈庵在何處？」近侍奏道：「半偈乃小庵，在城西僻地。」憲宗笑道：「法師不住大寺，而住半偈小庵，可謂心持半偈萬緣空矣！」即賜號半偈法師。大顛謝恩退出，竟獨自步回半偈庵而去。正是：

一心清後一心淨，萬法空時萬法通；

慢道寸絲俱不掛，寸絲不掛妙無窮。

卻說大顛自憲宗賜號半偈，人都稱他做唐半偈。唐半偈回到庵中，懶雲聞知此事接著說道：「西天求解是個苦差，大寺裡那些和尚每日受朝廷供養，美衣美食，何不叫他去？老師卻攬在身上。」唐半偈道：「真經失旨，求解解經，正佛門大事。我既為佛門弟子，安敢推諉他人，自不努力？」懶雲道：「我不是叫老師推諉。老師是遠方人，不知這求解利害。」半偈道：「有甚利害？」懶雲道：「我們生長長安城中，常聽得老人家說起，求經這條路有□萬八千里之遙，一路有千妖百怪。當時玄奘法師去求時，虧了觀世音菩薩點化他，收了三個徒弟。大徒弟叫做孫行者，二徒弟叫做豬八戒，三徒弟叫做沙和尚。這三個徒弟都是降龍伏虎的神通，斬怪降妖的手段，方纔到得靈山求得真經回來。老師你一個人，手無寸鐵，如何去得？」半偈道：「西天有路，貨僧有路走一

步是一步，怎麼去不得？就是玄奘法師出門時，三個徒弟在哪裡？若說千妖百怪，吾心自有一佛，怕他怎的！」懶雲道：「老師說的都是迂闊套頭話兒，只恐到臨時有許多難哩！」半偈道：「天下最難之事，無過一死。貧僧有死無二，有甚難處？」正說不了，忽見前日那兩個疥癩僧人又走進庵來，大叫道：「好和尚，不可畏難。這求解之事乃天大的福緣，海深的善果，須要努力。就要徒弟也不難，我包管你三個。」唐半偈看見知是唐玄奘、孫悟空的變像，忙伏地拜求道：「蒙佛祖勉策努力，已承求解，不敢推諉矣。但恐一身一心，難歷這萬水千山，尚望二佛祖慈悲，若有徒弟，賜得一個幫扶幫扶也好。」唐三藏道：「有有有！你起來，我有一篇咒語傳你。這原是我佛的定心真言，你可牢記讀熟，每日三時默誦，自然先有一個神通廣大的徒弟來，助你上西天。」唐半偈聞言大喜，忙跪於唐三藏膝前拜受真言。唐三藏附耳傳了真言，又叫孫悟空將木棒付與他道：「這一條木棒，也是我佛的法寶，命付與汝。若遇邪魔外道，只消持此一喝，定當潛歸於正。」唐半偈再拜而受，欲要再問時，唐三藏與孫悟空已起在半空中，說道：「只要你信心努力，成就我的前志，若到危急之時，我自來救你。」說罷，漸入雲中不見了。唐半偈伏地禮拜不已。懶雲看了，嚇得只是磕頭道：「活菩薩，活菩薩！這等顯靈，顛老師只管放心前去，小僧再不敢多嘴了。」唐半偈起身作謝道：「老師阻勸，皆是善言，深感不盡。」自此之後，每日早中晚三時，必將定心真言默誦數遍。這裡默念真言不題。

不知這真言果有些妙處，又不見動廣長之舌，又不聞出仙梵之聲，又沒處尋圓通之耳，不覺一音一響，早已從南瞻部洲長安城中，直貫到東勝神州花果山水濂洞孫小聖頭腦中來。正是：

相關痛癢無千里，縛束頭顱沒半絲；

若說人天多失誤，此心端的不差池。

卻說孫小至自受祖大聖之教，每日只在洞中修心養性，以待進求正果。因他外慮不生，內裡卻分快活。不期一日清晨起來，頭裡有些疼痛，疼痛了半晌方纔得定；到了午間，忽然又痛起來，又痛了半晌方定；到了晚上，忽然又痛。一連三、五日，日日俱是這等。用手去頭上一摸，卻是那金箍兒束得疼痛，因想道：「前日，祖大聖原說這箍兒是我的魔頭。這幾日頭痛，莫非就是這箍兒來魔我？」又想到：「我戴了許久為甚不痛？這幾日為何忽痛起來？」日日痛不過，只得來問通臂仙。通臂仙道：「我聞得當初祖大聖頭上也有個金箍兒，乃是觀世音菩薩教唐三藏收束祖大聖的法術。祖大聖但不受教，唐三藏便念起咒來，祖大聖便頭痛欲裂；今日，大王這等頭痛，想是有人念咒。」孫小聖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卻怎生解救？」通臂仙道：「必須覓念咒人，求他不念，方可解救。」孫小聖道：「念咒的知是哪個？到哪裡去尋他？」通臂仙道：「有痛處便有來處，有來處便有尋處。」孫小聖忽然大悟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清晨起來，將近痛時，他先一個獨坐，一心緊對著金箍兒上，果然有些奇異，不多時，頭額痛起，漸漸痛到兩邊。心下想道：「從當頭痛起，這念咒人定在南方。又疑惑頭痛定從當頭起，到了午間，他便側過身子向西而坐，真也作怪，忽一點痛又從東半邊頭上起，他猶不信；到了晚間，他又側身向東而坐，果然不差一點，痛又從西半邊頭上起。孫小聖驗准了，心下方喜道：「這個念咒的定在南方無疑了。」挨到次日，遂一路筋斗雲向南而去。不多時，早到了南瞻部洲，按下雲頭一看，乃是大唐國界。再將頭驗一驗，這痛卻不在南方，又轉到西方了；只得壓著雲頭徐徐往西尋來，直尋到長安城中，這痛又在北方了；尋到北，這痛又在東方；尋到東這痛又在西方。尋來尋去，直尋了兩日，方尋到城西半偈庵。

此時還是辰巳之時，他頭尚未痛，庵門前坐了一會，見沒動靜，便起身走入庵中，東張西望。漸漸交到午時，只見內裡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和尚來，雙跣趺著腳兒打坐於佛座之前，口雖不開，卻象默默念經的一般。那和尚纔坐下一刻，這孫小聖頭上早已岑岑痛矣！欲要就上前問他，又恐錯了，只得忍著頭痛在窗外偷看。正疼到極處，忽又見一個和尚，雙手捧了一杯茶送與那打坐的和尚道：「老師父請用一杯茶。」那打坐的和尚忙立起身來接道：「多謝老師。」那裡二人說話，這裡孫小聖頭早不痛了。不一時，吃完了茶，收了盅去，那和尚依舊坐下，照前象念經的一般，這孫小聖的頭不知不覺又痛起來。孫小聖方認得真了，再忍不住，忙走進佛堂，雙膝跪在唐半偈面前道：「老師父，我與你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，你為何在此咒我？」唐半偈忙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尖嘴縮腮猢猻般的人，雙手抱頭跪在地下說話，因答道：「貧僧自持定心真言，何嘗咒你？」孫小聖道：「你不咒我，為何你念咒我便頭痛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哪有此說！我不信。」孫小聖道：「你不信，試再念念看。」唐半偈依言，又默默念將起來。纔念動，孫小聖的頭早痛將起來，連叫道：「老師父，莫念，莫念！」唐半偈心知是真言有靈，徒弟來助，要借此收服他，便默念不住口。痛得小聖抓耳揉腮，滿地打滾道：「老師父好狠心，弟子不憚數萬里尋聲而來，求老師救苦。叫你莫念，為何轉念得狠了？」唐半偈方住口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從何處來？怎生知道是我咒你？可實實說來，我就不念。」孫小聖因唐半偈住了口，他便頭不痛了，忙爬了起來，仍跪在半偈面前，說道：「老師父面前，我不說謊。我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仙石中生身，姓孫名履真，別號小聖，因修成道法，撞入王母瑤池，坐索仙桃、仙酒，玉帝得知，命三界五行諸神捉我，被我一頓棒打得東倒西歪，又打出南天門，無人抵敵。玉帝無法，訪知我老祖在西天為佛，只得苦苦請了我老祖調停。我因受老祖之命，故這幾年在山中修心養性，不敢生事。我老祖怕我野心不定，臨行又將這金箍兒套在我頭上，說道：『這雖是你的魔頭，你的正果卻也在這個箍兒上。』一向安然無事。這幾日，忽然束得痛起來，想是我的魔頭到了，又想是我的正果該到了，故從花果山直尋到此間，纔得遇見老師。老師念咒咒我，眼見得是我魔頭了，但正果也要在老師身上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且問你老祖是誰？」孫小聖道：「我老祖乃昔年唐三藏佛師的徒弟孫大聖，今已證果為鬥戰勝佛。」半偈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我佛有靈！我佛有靈！」只管點頭。小聖看見，因問道：「老師連連點頭稱佛有靈，其中定有緣故。且請問這咒語是誰傳的？為何一向不念？老師父是何法號？並求指示。」半偈微微笑道：「我說與你聽。」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未知唐半偈與孫小聖如何說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